



● 采访记者:赵波
● 采访时间:2011年9月30日
● 采访事件:两位女老师坚守孤岛教书育人30多年

不抛弃,不放弃

9月30日,记者踏上竹岔岛采访坚守在此教书育人30多年的两位女老师,尽管这座孤岛上只剩下三名学生,她们依然不抛弃不放弃。

未到竹岔岛小学之前,记者猜测如此少的老师和学生,学校应该是破败不堪。但是相反,学校门口鎏金的“竹岔岛小学”的大字很有气势,透过学校铁门,一眼就能看到20米远教室内的情景,相邻的两间教室内王淑

霞校长和薛淑芹老师都在全神贯注地上课,以至于连推开没有保安的铁门进入学校的记者,两位老师都没有发觉。

竹岔岛小学拥有十间校舍以及一间幼儿园,很难让人相信这么大的学校只有两位老师和三名学生,这让人想起古时候的那些私塾,或者是现在的贵族学校。

岛上居住的大多是渔民,早上除了出海的人,很多居民会去赶潮拾

海货,像小海螺等海鲜一名妇女一两个小时就能拾一小筐。竹岔岛小学校长王淑霞说,可能与职业有关,岛上居民不是很重视教育,这对她们来说无疑增加了教学难度。“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家长从来都不检查,因此我们都是课堂上让学生们完成,并且接着当面给他们批改。”王淑霞说。

岛上居民陆陆续续搬到薛家岛了,学校的老师和高年级的学

生也搬走了,是什么力量让两位老师一直坚守在孤岛上30多年?她们不是没有想过放下教鞭去海岛对岸的薛家岛去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为此还闹过辞职,对于这个问题王淑霞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我们不教了,没有老师来,孩子们就没有学上了。”透过这句话不难发现,她心中想着的就是作为老师的责任,一种善始善终的坚守,一种良心的坚守。



● 采访记者:张潇元
●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2日
● 采访事件:采访反扒民警的生活

“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反扒民警

身着牛仔裤和运动衫,没有严肃的表情,手里拎着购物袋,如果不告诉你,你一定不会把这样的一群人和“反扒民警”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他们游走在大街上、在闹市中、在公交车上……他们“潜伏”在人群中,保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却鲜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

不管是在影视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里,警

察在很多人眼中是份庄严的工作,头顶国徽,惩奸除恶,可也有这样一群警察,他们从不穿警服,穿梭于大街小巷,当有人盯着你的钱包,他们就会盯住那个人。他们是反扒民警,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没有人喊苦喊累,即便在路上遇到了同时执勤的同事,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也大多选择眼神交会或是微微点头。别人逛街盯

着商品看,他们逛街只能盯着人看。

对反扒民警而言,别人放假他们就忙。有民警坦言,他最怕的就是公共假期。看着满街的人,他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行窃的嫌疑人,眼睛时常累得流眼泪。当锁定了一个行窃嫌疑人,反扒民警会小心尾随,有时几分钟就会抓到现行,有时跟上一天对方也不会行动。每天步行几十公

里,几个月下来,就要换一双鞋。

与行窃者之间的关系,反扒民警称之为“猫和老鼠的游戏”,也许会有人觉得这种说法过于浮夸,但正是因为他们对反扒工作的喜爱,让他们把工作当成责任,更是兴趣。他们隐藏在我们身边,不动声色地“潜伏”在嫌疑人身边,他们是隐形的警察,也是市民财物的守护者。



● 采访记者:张杰
●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2日
● 采访事件:8000万棵金银花苗无人问津

跟风培育的金银花苗

2011年国庆七天长假,记者回了一趟老家临沂,临沂平邑县是“中国金银花之乡”。从2003年非典开始,金银花价格一路上扬,2010年更是卖出了120元/斤的“金银”价。受其影响,与平邑县紧邻的费县多个乡镇也开始大面积栽种。

因种植过多,今年10月份,临沂集市上的金银花收购价格下跌至50元/斤左右。记者原打算从金银花的涨跌入手,采写一

篇报道。走了几个自然村,与当地十几个农民聊过之后,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触动很大。“帮帮我们吧,今年培育的金银花苗子没人要了,你在报纸上登登,说不定就有人来收购我们的金银花了。”

2010年,因为金银花价格飙涨,费县新庄镇当地一棵20厘米长的金银花苗曾卖到0.35元,并且很快销售一空,2011年10月份,因为金银花价格跌落,费县新庄镇8000万棵

苗子没了着落,当地农民很着急。我决定将报道重心转向金银花苗滞销这一方面,探讨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跟种金银花,试图帮助农民解决燃眉之急。

虽然明知现在很难卖出去,但是当地农民还是在大面积地培育金银花苗子。采访中与一位农民的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

“现在苗子不值钱了,为什么还要培育呢?”我问。

“你怎么就知道不值钱了?再说种什么值钱啊?”他反问。

我才突然意识到,尽管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已经很发达,但是对于农民而言,他们所能接收的信息仍然少得可怜,相对闭塞,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田里种植什么都是一种冒险,在农作物的涨跌面前,他们显得很无力。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将这次采访的内容刊发,给更多想栽种金银花的农民提个醒。



● 采访记者:曹思扬
●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9日
● 采访事件:平度“愚公”13年花百万元治理荒山

信念,支撑他治荒山13年

9日早上,记者坐车从青银高速驶至平度,后沿309国道向祝沟镇进发,约三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沭莱山喂虎崖,此山地势南缓北险,明显比其他山呈现出的绿色更浓密。山上一行行法国梧桐葱葱郁郁,不少梨树和柿树都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很难想象,13年前,这是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山,而这一切要归功于“愚公”王德军。

退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可以好好享受生活,无需再劳累、奔波。可王德军老人的退休,不是休息的开始,而是奉献的开始。他自退休后,在荒凉的喂虎崖上营造起近千亩绿地,月退休金只有2000元,却靠从亲戚处累计借得的170余万元修建水利工程。

在与王德军老人的交谈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动于王老身上的“愚公”精神,他“愚”到花了

6000元钱承包了这座遍布坟头的“死山”;“愚”到撑着60岁的身体常年累月住在荒山上,甚至“愚”到借女儿的钱来修水利。但说他“傻”也好,“愚”也罢,王德军完全不在乎这些,他心里头,早已被某种信念牢牢支撑。“总想去做一件像样的事儿,为子孙后代多造福,转眼就活了半辈子,再不干真白活了。”不善言谈的王德军说。

“您都快七十岁了,

该好好歇几年、享享清福了吧。”临走时,王德军一边挥手一边这样应了记者,“不行啊,我要把这喂虎崖建成农业生态园,盖上蒙古包,发展成旅游区!”王德军正用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规划他的喂虎崖。

13年风霜无情,老人额头上的道道皱纹,就象深山里深深浅浅的沟壑,他们的手比树皮还要粗糙,可他的心却跟山上的松柏一样翠绿长青。